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

九

宋上 東都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諱匡胤宣祖第二子母杜太后仕

周為殿前都檢點使受周禪以火德王天下都汴京國

號宋庚申即位年三十四建隆三年壽五十一太祖之生也自

後唐明宗登極之年天成一元每夕宮中焚香祝天曰某

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丁

亥太祖應期而生於洛陽夾馬營長事周祖逮事世宗

從征澤潞兩征淮南以至北伐平關南斬將降城戰績

懋昭已負重望世宗晏駕恭帝冲齡中外物情已有推

戴之意顯德七年正月契丹入寇恭帝命太祖出征即

日出愛景門晚及陳橋驛軍中苗訓知星引楚昭輔仰

視日色而指之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盪磨者久之訓

曰天命也遲明諸將鋒刃交橫漸逼寢所太宗入白其

事太祖驚起諸將皆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太

祖未及對俄有以黃袍加其身者固拒不可乃誓諸將

曰少帝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

也汝等毋得輒加陵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縱兵大掠

擅劫府庫汝等毋得復然事定厚賞不然當族誅於是

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宰相范質等拜迎奉帝

詣崇元殿行禪代禮時庚申正月五日也今觀帝即位

之初長慮却顧深思天下自唐末以來五十餘年間帝



王凡八易姓戰鬪不息生民塗炭其故何也已知所以

為處藩鎮收兵權之道以各居潤權知鎮州此以知州

易方鎮也申既命文臣知州又各置通判以貳之所以

分節度使之權也醉又命朝臣彊幹者出為知縣所以

葉藩鎮驕縱之弊也醉又擇諸道驍勇兵入補禁衛所

以收方鎮之兵也凡又問趙普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

家長又計其道何如趙普對亦言節鎮太重君弱臣彊

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於是

又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去番琦等兵權於先復

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五人節鎮於後於是藩鎮宿

衛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其於削平僭亂也親征

李筠而澤潞平庚申四月李筠據澤潞五月詔親征命

親征李重進而淮南定庚申九月重進據淮南十一月

於是平荆南癸亥二月慕容延釗討張文表平湖

南是月延釗至湖南平蜀甲子十一月命王全斌劉光

事明者以軍法從事平南漢庚申九月命潘美伐南漢上聞

方之民明年二月平江南甲戌九月命曹徽伐江南曰南

民乙亥彬克江南王師所至勢如破竹考其命將遣帥

之辭不過曰諸將毋得侵暴違者以軍法從事伐蜀曰

劉錡奢侈殘酷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漢時曰南方之事

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李煜一門切勿無加害伐南時既

捷書來奏泣曰予縣分割民受其害患布聲教以撫

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刃者實謂哀也詔出米十萬
賑城內飢民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真天地父母之為
量者矣豈區區土宇版章之歸而已哉當是時惟河東
未平吳越錢氏則久已奉正朔且遣子入侍又自來朝
矣西北二方西夏慮之甚遠積貯金帛期滿五十萬與
契丹贖幽燕地否則決戰期以綏二百萬正可易敵人
首十萬心未嘗一日忘中國故地也假以十年河東不
日乎石晉之棄地亦可復若夫收靈夏特餘事耳江南
南平逾年而帝已晏駕豈天未欲平治天下邪惜哉載
其重儒術也數幸國子監辛酉幸戊戌增修學祠自贊
孔顏謂須用讀書人為宰相至如武臣亦欲令讀書其

宋史

卷一百一

三

五

取士也復拔萃之科辛酉嚴覆試之法甲子盧多遜知舉

以親退兵辛酉親臨講武殿以閱習乙丑捕戮軍士之掠人

妻女者乙丑王繼勳主雄武軍不能戰下凡又曰撫養

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論莊宗不禁士

其理財也置封樁庫乙丑立內庫乙丑收市舶利辛酉

賑貧乙丑遣使分詣城內賜飢民粥庚申曹州飢運京師米

以賑之謂宰相趙普曰藩臣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

不容其勸農桑也詔長吏勸課辛酉自後歲首申詔以勸

之其郵刑獄也定大辟覆奏之法戊戌以暑氣命諸州獄

置廣州禁羨餘之獻丙寅其愛民也臨御之初遣使諸州

市舶等禁羨餘之獻丙寅其愛民也臨御之初遣使諸州

或酒掃洗滌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至水

仰發後廢娟川都中未先是劉張於海門募能采味者

罷碎七寶器丙寅收為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

今勿為此飾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崇節儉服澣濯之

衣乘輿服御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緣韋簾宮闈帝幕

無文采之飾嘗出麻縷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

也即此而觀君人之道真偉然矣究其所以然者豈無

所本哉帝嘗聞道理最大一言既足以為植國之根本

上嘗問趙普曰天下何而而其正心修身之學實有非人

所能企及者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

蔽壅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又嘗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

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

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

間言哉朱文公稱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

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誠哉是言矣他如事周

太后如母養少帝如子逮以壽殂為舉哀輟朝保全功

臣俾皆老死牖下其忠厚之至有可言者矣至於尊母

后遺教寧不以天下私其子竟以授其母弟孝友之道

又何以加於此哉長編昭憲太后杜氏將終謂太祖曰

天下羣心一不附故曰汝與弟皆我所生汝後當繼

汝弟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

尚權立國之勢定都之宜有可言者太祖生於洛陽嘗
因幸西京欲留都之又曰遷河南未已又當遷長安晉
王扣頭切諫上曰吾欲西遷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
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
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蓋北不得幽薊則洛陽不可都西
不得靈夏則關中不可都不得已因仍都汴恃兵以為
強通漕以為富耳諸將皆歸老宿衛諸州則略無兵權
一兵一財皆朝廷自制之故其始也雖足以戢姦雄之
變而其後也亦漸無以禦外敵之驕雖太祖以武功定
天下而國初文事已即開端武略已微不競矣增廣雖通畧
理勢之固然然仁厚一脉基三百年之久夫豈易能哉

大正九年十一月

吁帝吾無間然矣太宗是太祖母弟繼世以有天下

九年丙子十月即位太平興國八年雍熙四年當是時惟河

東未平雖則彈丸黑誌之地太祖故留以為中國之所

蔽而吾力可以平吳蜀荆廣而無後顧之憂耳在太宗

則不可不一舉而成混一之功也今觀帝踐祚未數

陳洪進表獻漳泉成黃平海節度使陳洪進表獻漳泉二州錢俶表獻吳越

吳越王錢俶親征北漢劉繼元以河東降肥於是席

卷天下包舉宇內矣外此惟幽薊未復中國之故土未

完帝未嘗不汲汲焉也太原既平即移師北向易州刺

史劉禹以州降涿州判官劉元德以城降惜糧運不繼

幽州城南逾旬不下而返功雖未成志則有餘矣

夫西夏之事則李繼捧以四州獻其弟繼遷背叛不從
賜繼捧姓名趙保忠使圖繼遷繼遷暫歸順賜姓名趙
保吉未幾再叛保忠持兩端擒之繼遷為亂不已終太
宗世不能平焉或謂太宗於西北二邊胥失之取幽薊
失之躁急以結釁於北收靈夏失之姑息以遺患於西
繼捧既納土矣不當復以夏臺故地與之並賜姓名恩
禮過驟適啓其驕叛服不常討伐悠緩復啓其玩使初
不輕用之於北而先用之於西豈至是哉增廣通略載觀帝
自即位之初首令轉運使兼糾察官吏自是監司之權
重雖宰臣待從為帥亦許彈劾我宋三百年無藩鎮之
禍由於此丙子轉運使以臺省寺監為之置三司使以理財嘗謂李惟

清曰財貨所以濟用取之不以道違惠養庶民之意豈

能召和氣乎今裁節無致厚斂命相則盧多遜與趙普
雖迭相除罷不免大臣相傾之風然盧邪趙正未嘗使
邪得以為正之勝他如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皆以
賢稱寇準李沆向敏中亦已參大政竟為他日之賢相
矣有田錫以在臺諫而作敢言之風有李覺以在經筵
而得遠近習之道戊子李覺講泰卦上曰人君勿使嬉好見於外則奸邪無由入命詞

臣必訪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重

循吏之選親索班簿以求嚴職吏之誅戊寅嚴職吏法

八人受賦代誅是歲中書令李知古受賦出人罪杖殺
戊子少府監言配役人郭冕等皆任京朝官會赦當叙
用上曰贖吏不可復齒仕籍止釋之庚寅蓬州下獄則
同法鄭伯受財誅辛卯知雷州祖吉受贖杖殺

罷勢家不令與孤寒並進丁亥親試奉人罷奪吏人之

及第受勅牒者已丑中書吏人及第令奪愛民則作戒

辭以戒州縣官仍書治所戒辭云尔俸尔禄民膏民寬

兩稅限禁嚴刑催科除徧霸培克凡數百種期以五七

年盡減民租癸未遣使賑飢丙戌賑劍州巡撫流民癸巳

淮陝建旆以不一而足恤獄訟則京城小民詣登聞鼓

院訴失豸豚賜千錢以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

可笑已然推此心以臨錄繫囚而察見隱微壬午置屏覆

推勘官二十員乘傳就諸州鞠大獄親諭之曰毋滋蔓

毋重滯崇儒術則褒先聖之後丁丑幸學以謁先聖戊辰又

幸學以講書甲午以九經而賜白鹿洞丁丑似茲善政史不

絕書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所可惜者太祖臨崩

史書但遙見殿上燭影搖動及聞大聲汝好為之言不能

不起萬世之疑而德昭之死非其罪初太祖臣子德昭

驚不知上所在有欲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

征不利又不行太原之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

為之賞未晚也廷美之卒由於趙普增廣通略曰初杜

太宗本意欲上復傳之廷美然後廷美傳之德昭德昭

德芳繼死廷美始不自安上以傳國事訪之趙普普曰

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普復相廷美遂得罪

卒德芳太逮太祖宋皇后崩羣臣不為成服王禹偁以

為言出知滁州其於人倫之間不能不有慊焉耳至於

儲貳之建決於寇準之一言為天下得人何以尚此甲午

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用準之言也準自請

召選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陛下

下... 婦人中官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

... 願即決定以貞宗恒元名太宗太子即位至道元年

即位咸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首召學官講禹謨之

義其後又講易泰卦說君臣以誠相與之論可謂知以

聖學為急者矣戊戌召學官崔順講書禹謨己亥幸國

元講易泰卦論君臣之道必悅嚴牧守之選雖秦國長公

主為其子壻求近京刺史上曰牧守親民之官繫朝廷

公議不許戊戌醫工趙自化藥餌有功因雍王求刺郡上

曰方技之流不可任郡命樞密院戒之癸崇節檢之化

禁泥金鋪翠先責大臣之家妃後又禁銷金塗金雖後

宮杜氏服用怒令出家咸開敢言之路元年戊戌因旱而

求直言明年又因旱而求直言以至絕貢奉禁獻珍禽

奇獸及諸祥瑞曰稼穡豐稔且得賢臣乃為瑞也妃獨

逋負前後三司所蠲不一又謂輔臣曰宜悉取民弊者

為條目大事隨宜減省小者即為除免咸貢舉之途

人浸廣糊名謄錄雖始於景德祥符之間而賈邊督經

旨以立異則遭黜李迪偶失韻乃以越格而收之猶有

在於法之外也學校之建詔許曲阜聖廟立學又賜應

天府書院宋興至是五十年州縣建學實始於此配卹

民隱則福建惠倉有置妃潭州地稅有蠲庚諸路農桑

稅並皆除罷癸視祖宗家法又從而充廣之亦可謂賢

也已矣若夫西北一邊之事有可言者其於也

初說言時事得失田錫上言繼遷不合與夏州賜姓

翻成姑息似失機事而關輔勞擾從此始矣不四五

繼遷果陷靈州中流矢死癸子德明嗣請降甲討之也

曹瑋言不早圖之後必難制不報甲尋以為節度使封

西平王雖苟安一時至仁宗朝其子元昊獨廢莫制於

是曹瑋之言始驗矣增廣通略其於北事也契丹初入寇上

親征至大名傳潛擁兵不進當斬質之公議憤惋乙繼

而楊瓊喪師陳貫上言前日不斬傳潛至此此輩畏死

不長法今不嚴其制後當益弛宜立法戰而奔主校皆

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劔城圍力可

救不救以逗遛論則軍法明將士厲矣宋之武功不競

自軍法不嚴始一失於傳潛再失於楊瓊仁厚信有餘

國勢不期而漸弱矣增廣通略契丹再入寇甲同其母蕭氏

大舉京師震恐為宋慮者亦岌岌矣陳堯叟請幸蜀王

欽若請幸江南時畢士安與寇準並相高瓊為殿前

指揮使上以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臣欲得

策者斬以釁鼓然後北伐天子神聖將相協和車駕親

征彼當自遁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

我得勝筭矣奈何欲棄社稷遠之楚蜀邪計遂決既而

復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又却之曰羣臣怯懦無知虜寇

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

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萬

萬

金陵亦不可至矣車駕既至衛南雷林後抵澶州
通廣騎將捷覽中弩死大挫退却及比城親登黃龍旗
張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駭怖乞和之不
服使當是時上不甚畏縮不命曹利用講和專責寇準
以平定吾見其必能使虜隻輪不返矣故其對上和議
之問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
恐戎心又生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
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和遂決又觀歲幣之許上
曹利用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利用語曰雖
有勅旨汝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利用
卒如戒成約而還虜既退自是不敢復寇邊矣謂非寇

宋史

仲和州

公之功不可也上至自澶州待準浸厚固其宜也顧乃

不悟欽若之讒一聞城下之盟孤注之喻待準浸衰竟

至罷相上待準厚欽若曰陛下以準有社稷功邪城下

孤注陛下準欽若既毀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若

曰今將奈何欽若因請封禪以鎮服夷夏然封禪必得

天瑞乃可為前代乃有人力為之者於是天書之事起

矣君臣上下相與為欺封岱祠汾殆無虛日雖以王文

正之大雅寇萊公之大忠晚節末路亦不能不於此而

少損焉惜哉欽若曰天瑞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上

曰上遂召日飲宮中賜以尊酒歸發觀味子也且自是

不復持異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承天門上拜受

辭上與字辭類洪範老子告天地廟社改元四月天書

降大內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八月天書降泰山

王旦先上五表乞封禪十月十日如泰山行封禪
上元三年臣民請祠分陰后上四年祀后土地祇睢
祐山巡檢使朱能所為也迎入大內 萊公緣是三入

相丁謂參政 謂初為三司使言則用有餘資或 會食都

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萊公曰身為大臣而為官長拂

鬚邪謂甚為愧傾誣自此萌矣萊公南遷之禍亦兆於

此可不畏哉嘗反覆真宗首末論之景德以前足為繼

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為矯誣上天之主呂氏曰景

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

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

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為最雖有

向敏中李迪二賢已不踰時而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

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毀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關於

君德之成敗如此夫 (仁宗)名禎真宗太子即位 即位十三

成天聖九明道二景祐四賢元二康 帝以幼冲皇太后

劉氏同聽政凡十二年太后崩上始親政事 明道 帝在

位垂四十二年享國最久天性仁孝初讀改元詔書泣

曰吾不忍遽更先帝號也終喪有哀感容不忍預宴樂

李宸妃者上所生母也太后存日無敢為上言至是始

知之號慟累日追尊改葬 李宸妃者杭州人初入宮侍

司寢既有娠從上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上私下釵完

當生男子左右取以進殊不認上喜甚已而果生仁
宗太后遂以為小嫌 命楊妃保視之上幼呼太后為言
大嫌嫌楊為小嫌 至是楊以宮名呼保慶太后
者多暴垂簾時事范仲淹力言太后保育聖躬十餘年

小過全大德於是詔中外毋得言其時事立后
一事上屬意立張氏郭后之立太后意也後竟以無子
廢仲淹力諫孔道輔率諫官御史伏閣言后無過宰相
呂夷簡曰廢后亦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致君堯舜乃
引漢唐失德之事為證邪遂黜仲淹道輔更立曹氏為
后久之上未有嗣后勸選宗子養宮中於是以皇兄允
讓之子宗實養於后所是為英宗宋賢后稱曹高向孟
曹氏以后德稱首亦帝之能以剛制欲無閹門昵比之
私有社稷長久之慮也帝當守文之時承平日久自澶
淵之役和議不替邊境亦少事會西夏趙德明死其子
元昊襲位攻沙瓜等州盡有河西故地遂納節勅僭帝

號攻延州經略使范雍懼召劉平禦之與戰敗死夷簡
為仲淹為陝西轉運使韓琦為經略副使夏人相戒曰
毋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曾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
范老子可欺也琦遣任福擊之又敗死仲淹與元昊書
諭以逆順大義報書辭慢朝論歸罪仲淹降知耀州契
丹乘間遣使求瓦橋南十縣時富弼論事忤夷簡夷簡
薦弼使契丹弼謂其主宗真曰北朝忘章聖皇帝宗真之
大德乎澶淵之役從諸將言爾無遺類矣且通好則主
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主受其禍
故北朝臣勸用兵者皆為身謀非國計也今中國精兵
百萬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所亡士馬羣臣嘗之其人

宗真悟曰欲得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虛
道贈契丹周世宗伐取關南地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
年若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哉主上命使臣則有
辭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地與人北朝所欲不
過利其租賦朕不欲爭地以多殺兩朝赤子當略增幣
以代賦入北朝欲得故地南朝豈肯失故地耶宗真曰
而且歸當釋一事為報弼歸再使夷簡又異同書辭弼

馳還易書

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弼奏
於誓書以割增三事一兩界澶涿毋得開

二各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得傳留逃亡弼請錄副以行
中使賫誓書追及弼於武強授之弼自念所增三事皆

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密啓副封觀之果
如所料即遣其屬宋誠蔡挺詣中書白執政上急召問

乃認弼三事但不可口陳弼馳至京師入對曰執政為此
致致臣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召夷簡問之夷簡

曰此設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不
為此真忍設爾弼怒曰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認

王拱辰

契丹欲誓書加獻納字弼峻拒之卒改獻為納

時契丹謀臣劉六符欲以虛聲恐動中國會朝廷方困

西兵夷簡又持之不堅卒增金帛至二十萬弼終身以

增幣為恥除翰林學士卒不拜西兵自劉平任福之敗

賊勢益張然猶守巢穴不敢動者以琦仲淹處置得宜

鄜延宿重兵備禦嚴密有以牽制之也時琦仲淹之經

略西邊弼之出使北虜皆夷簡實為之仲淹與夷簡忤

弼亦不合其薦之也豈有一毫意哉亦盧杞陷顏真

卿之故智耳初上屬仲淹以西事三人釋憾仲淹之

言曰向所論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子公平正大之

心固無所憾而小人狼懷忠刻之態則自有不可掩者
時孫沔言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臣有宋得君一
人而已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心以奸而可使者保爲
羽翼可謂得其情矣自夷簡罷相始相章得象晏殊又
命王素歐陽脩蔡襄知諫院余靖右正言時謂之四諫
官召夏竦爲樞密使琦仲淹副之臺諫力攻竦以杜衍
代之富杜韓范在二府脩等爲諫官宋之得人蓋未有
如慶曆之際斯爲盛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
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謂竦也後
介卒竦銜介甚深仲淹等皆脩素所善竦造爲黨論目
衍琦仲淹脩等爲黨人脩因作朋黨論上之然終不能
救也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伊周事業夏竦怨介欲
因傾弼等使女奴陰習介書父之習成改伊周爲伊霍
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仲淹弼始不自
安固請出按邊仲淹以參政安撫陝西弼以樞臣宣撫
河北而脩亦罷按察知滁州范富旣出包拯亦言按察
苛刻於是天章閣條陳已行之事已漸變矣旣而罷晏
殊相杜衍又以剛愎不學之陳執中爲參政衍多寢內
降恩僥倖者滋不悅有蘇舜欽者衍子壻仲淹所薦也
中丞王拱辰以舜欽用公使錢會客族其屬劾之因傾
衍仲淹舜欽除名一時名流並逐拱辰曰吾一舉網盡
矣衍相才百二十日仲淹弼亦罷自此正人再逐慶曆

之政變焉未幾賈昌朝章得象罷相韓琦罷副樞而執
中相矣自是仲淹天章閣條陳之事盡變雖文彥博龐
籍繼相終不能有所建明而執中又再相矣執中很愎
加以諂佞時張貴妃卒追謚溫成皇后詔孫沔讀哀冊
沔以樞密使讀冊非故事執中竟取讀之其人可知矣
執中既罷遂相文彥博富弼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知
并州龐籍詣京師上謂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
朝廷高選拔之甚副天下望既知二人之賢而用之當
信之堅任之以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
又以一人之言疑之太平之功未易猝致也先是上問
王素大僚中孰可相者素曰宦官官妾中不知姓名者

可充其選上曰富弼耳歐陽脩翰林學士仁宗用人之
盛前稱慶曆後稱至和此後琦相脩副樞而社稷之託
琦卒以身任之雖其間用捨不常而得人之效亦略可
觀矣嘉祐初元上感風眩彥博召內臣史志聰問上起
居狀對以宮禁事不敢洩叱之曰上暴疾繫宗社安危
不令宰相知上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宜一一
見白仍引至中書取軍令狀自是中外中事宰相無不知
上不能省事二府議定即稱詔行之此古者大臣統近
習總百官之職業也上得疾中外憂之微彥博盡忠調
護使奸庸處之禍有不可測者初歐陽脩嘗有言皇
子之議吳奎呂景初申言之上之疾也奎臣勸上立嗣可

之乞定議立宗實謂藁已具疾瘵遂中寢知諫院范鎮
曰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疏十九上鬚髮爲白并州通
判亦力言之見琦曰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出寸紙以
某人爲嗣則莫敢違矣琦乘間極言上曰宗實今三十
許歲矣琦乞從內批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遂降詔
立宗實爲皇太子明年二月上崩英宗立歐陽脩所謂
臨大事決大議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此
之謂也嘗究論之仁宗可謂至仁之主大辟疑必讞上
所活歲以千計嘗云朕未嘗嘗人以死況敢濫刑語近
臣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爲例
可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

枚千錢曰一下筋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
職貢踈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
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兵京師疫大
醫進方內出犀角二一通天犀也或請留供服御上曰
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蘇轍制策言過直或請黜之
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儒扶植斯
道上承一祖三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懿尤爲盛美
經筵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州
縣皆立學定大學生員以孫復石介胡瑗爲國子直講
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祀中
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是已開四書之端矣

格致序增噫若帝者存心制治粹乎無以譏矣白璧

微瑕其郭后之事乎君十愛人以德寧不於焉三歎矣

宗名曙仁宗從兄濮王之子第三子生四歲養於宮中仁

宗無子遂立以為皇太子仁宗崩即位嘉祐八年癸卯四月即位治平

四在位五年帝初立以憂疑得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

政然舉措或失常度左右如內侍任守忠等醞造語言

共為讒間交闖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宰相韓琦因

出危言曰臣等只在外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

官家失照管太后亦不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

家更切用心明年五月上康復癸卯四月即位初韓琦得疾甲辰五月愈韓琦

取十事稟上裁決悉當琦即詣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

善琦請太后撤簾宋監云云上既康復韓琦以欲太后罷東殿垂簾遂白太后求退太后曰

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

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恋權勢今太后便已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遷起

琦即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

也八月竄任守忠正其交闖兩宮之罪不動聲色而太

后還政姦人舛黜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矣帝享國之日雖淺然自臨政以來所用之臣皆君子

而無小人以參之處宰執之地者則首得琦韓琦自嘉祐六年與

魯公亮並相至治平四年八月免凡七年次得弼為樞密使同平章事預參

政之列者前有脩脩後有蔡居經筵則有呂公著

有劉敞並嘉祐七年擢諫則唐介為中丞呂誨為知雜

知純仁呂大防為御史並治平宋朝用君子之感

治平爲然至此然後知慶曆嘉祐涵養作成之功也
義亦可以見帝知人官人之道矣獨惟詔議崇奉濮王
與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司馬光奮筆立議畧云爲
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至漢哀安桓靈自旁
親入繼皆尊其祖父此犯義侵禮不足爲法又言宜尊
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王珪范鎮等議亦如之歐
陽脩謂古無以所生父稱伯者琦奏太后以議稱皇伯
爲無稽臺諫皆是珪光議光又言珪等欲奉濮王以禮
輔陛下以義也政府獨欲尊濮王爲皇考既考仁宗又
考濮王則置仁宗於何地乎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
父陛下必不爲此行也呂誨等七奏爭不從四奏乞免

臺職不聽遂劾韓琦導諛遂非又與范純仁呂大防合

奏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請下脩
于理正琦傳會之罪執政遂請太后下手書尊濮王爲
皇稱親自是公論愈激呂誨謂長君臨御萬機自出宸
斷何必假母后命以杜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謗於人
主今復以移於母后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爲負先帝之
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皆繳詰待罪
誨純仁大防傳堯俞等皆罷光乞罷不許呂公著請還
誨等不從亦罷嗚呼歐陽脩暢議以誤韓琦韓琦主議
以誤天子始於講學不明終於執以私意可勝惜哉
通善乎呂氏之論曰只中以禮考之稱親固非矣稱伯

亦未安也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踈而皆為齊衰朞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脩稱親之義其失禮固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爵但如期親等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

嗚呼當時無有能明此義者遂使歐韓之執見不可復

回卒陷其君上不孝於先帝次亦不得為孝於濮王可

勝惜哉神宗名頊英宗太子即位治平四年戊申即位熙寧十年元豐八年在位

十九年始親政事韓維上言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設

施自有次第惟當謹重維時修起居注是時王安石未召也而

維言及此蓋見神宗有銳然必為之志矣安石初知鄞

縣時李承之以其眼多白甚似王敦謂他日亂天下者

必此人也邵氏聞見錄云李承之之官州縣因邸報包拯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承之正色曰包

公無能為分知鄞縣王安石云云及知江寧曾公亮以為真公輔才吳奎

深論其迂闊用之必亂紀綱為翰林學士奎復論其文

行誠高當事迂闊而唐介亦論其好學泥古使為

中丞言曰誨獨彈之司馬光曰命下之日眾喜得人奈何
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邪安石既執偏見喜人佞已
觀其言則美施於事則疎為從官猶可登政府則天下
必受其弊疏奏而誨罷中丞曾不一二年入相熙寧三
年冬入
相今觀其變法也創制置三司條例司置提舉常平司
熙寧
三年蓋奪三司之利權以歸司農則一司之權分而為
二奪轉運之利權以歸常平使者則一道之權分而為
二天下之財三司主經費而司農專於聚斂一道之財
轉運主上供而常平使者專於剖克三司轉運常有不
足之憂而司農提舉獨擅有餘之利安石蓋以天下之
事惟出於我者為是而天下之財惟出於新法者為已
之私有朝廷既得此財又不以寬邦國之經費反謀藏
之為剩餘之物而為異日開邊之用耳置中書檢正五
房編修條例未幾五房又置習學熙寧三年九月置中
書檢正五房公事先
是安石言中書乃政事之源必先令中書急
先擇人令編修條例六年中書五房始置習學時議者皆
言三司條例司不當置而中書條例司罕有論其非者
三司條例司興財利者也中書條例司立法度者也凡
苗免役保甲方田見行市易為農田水利之屬始則屬
於三司條例司後則屬於司農寺凡考課銓選學校貢
舉蔭補磨勘試刑法省州縣編類始則屬於中書條例
所後則屬於檢正五房當時諸臣方與
爭論財利故三司條例司論者紛然不一而中書條例
司乃法度之所自出議者不知言其非也增京觀官

限負數蓋欲以處異議者行保馬戶馬法熙寧二年分置

牧使諸監牧田寬狹為人所買占請收其餘資以

增廣賦入自是請以牧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

寧三年安石所以蓋急於興利一槩取民民始不堪矣

行均輸法熙寧二年七月行均輸法命發運使薛

弘羊法也所謂輸於官者自有入之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

時價官吏於他處賣之輸者而官有利故謂之均輸弘

羊之法與準並行安石之法與準易並行以發運為

通貨之商賈均輸以通之市易以鞏之此新法之最先

行者而論者少孰知發運司括東南之利為天下根本

之要哉行青苗法度僧牒數千為本錢禁抑配又委提

刑按察敢沮遏當請者亦如之熙寧二年九月初安石

而置已而王廣謙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與夫均輸以

安石意合三年正月行青苗錢禁抑配云云

奪商賈之利猶可言也青苗則困天下之農矣此當時

所以言均輸者少爭青苗者多也善乎朱文公曰其給

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主之

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

之意而不以惻隱忠厚之心真知青苗弊根本之所在

矣行保甲上番法熙寧四年十二月立保甲法

五年七月更定保甲上番法安石欲

省養兵之費雖知兵之不勝養不悟籍兵之不必多知

民兵之當教不悟五日一教之擾古者八百家才出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二十取一諸路保甲至四五

十萬是農民半為兵也古者二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

稽今特置使者以閱之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曰

五日一教然保正日聚教場得賂則放之否則留之是

稼穡幾盡廢也行免行錢及收市利錢法京師細民負

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與鬻

市道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攬月賦食錢每正稅百錢

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逮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

南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矣熙寧五年此一段行募役

法令人出免役錢官戶女戶單丁未成丁而免役者亦

出助役錢皆呂惠卿為安石所定有田則有產有產則有役而募

役之法雖女戶單丁亦使出錢此所以病民也而況於

庸錢不除差役如故者乎至於更貢舉法而用新經字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說行三舍法而用李定之所立新經字說者荆公一人

之私見而先儒傳註為之廢學所以明人倫也定不服

母喪曾謂得罪於名教之人尚可以使立教乎若夫邊

事則首王王韶平戎之策以開熙河斷西夏右臂熙寧四年

安石海用部上平戎策謂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五年韶

復武勝軍置熙河路六年韶克河州克洮岷等州安石

率眾賀賜而士卒死亡甚多歲費四百萬兵死亡甚多

則然曰此何異以政又欲取靈武以斷遼人右臂又用

章惇以取湖北夔峽之蠻至用內侍李憲經制熙河分

道伐夏國迨詔班師涇原兵出塞者五萬七千有奇歸

者萬三千人元豐四年知院孫周曰代國大明年夏人

陷永樂城徐禧率眾舉水墮死之蕃漢官二百三十人

兵萬二千三百皆沒上時憂為之慟哭上數日永樂之

可者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最後遼人遣使議疆事欲

以分水嶺為界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割新疆

東西七百里與烏夫自李憲將兵而後童貫之徒出矣

自熙河用兵而後章蔡得志皆從事於鄆鄩之地矣西

事粗定北事踵起宣和啓覺於燕雲自安石取子之說

啓之豈非遺禍於後日哉載觀安石得志之初首逐諫

臣吳申以遂其私熙寧元年諫院吳申奏祖宗上亦為

之罷高弼相一意惟安石是用熙寧二年二月弼相上

十年未可言用而安石又自引用奸人陳升之呂惠卿

蔡京章惇輩以為之羽翼熙寧三年十月陳升之同平

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風凡議新法者

皆為之斥罷如司馬文正趙清獻范忠文程明道歐蘇

二文忠諸君子紛紛不一觀溫公乞知許州而曰忤安

石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可以不去其

後固請判西京留臺上章曰臣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

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

鎮自後絕口不敢言新法他可知也熙寧四年又置京城邏

卒察諉議時政者罪之熙寧五年幸而太皇太后皇太后流

涕為上言新法之不便且曰安石變亂天下久旱白晝

流離上於是始欲罷之安石雖退而韓絳入相惠卿參

政傳法沙門護法善神已進熙寧七年安石罷知

惠卿韓絳用安石所

明年安石復相然已為憲卿所拔

二月安石復相初憲卿恐安石復入出安石私書

使上知之語又與絳許絳白上請復相安石安石聞命

自金陵下又明年復罷退居鍾山雖終元豐不復召而

悟天下蒼生已甚矣噫安石毋庸論也獨惟當神宗之

朝濂溪周子周敦頤倡明道學有太極圖通書傳於世而

授諸其徒河南程氏兩夫子大程夫子名顥學者尊之曰明道先生小程夫子名

順學者尊之曰伊川先生道學之盛與夫以肆上有以續孔子孟千載

不傳之秘下有以開來學於億萬斯年之久實堯前而

絕後也況同時如康節邵子先天有圖皇極有書得包

羲氏之心教天下以知來藏往之學而橫渠張子之正

蒙司馬溫公之通鑑又為理學之淵藪史學之泰山皆

卓卓乎其有不可及者不其盛歟使天不生安石於其

間而使諸君子以斯道相天子以成就其大有為之志

吾知其躋世道於唐虞之盛矣奈之何其不然也惜哉

哲宗名煦神宗太子即位元豐八年丙寅即位元祐八年

壽二太皇太后同聽政英宗后上甫十歲臨朝莊嚴首

相重臣元豐八年蔡確韓縝為左右僕射章惇未幾司

馬光呂公著先後為左僕射元祐元年相司元祐八年

以前八九年間所設施舉措皆出於宣仁聖烈皇后而

初年罷新法十餘事又一皆從中出而司馬公呂公未

謂闕時也元豐八年三月罷京羅卒○罷開河役夫○

罷成都府利路買馬○罷在京東西泗州物貨場○罷

錢○罷質地出限罰錢○罷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
○罷錢糧提舉保甲官○罷方田○罷御延團將○罷
增置鑄錢十四監○
二月罷後苑作坊院 司馬公既入上言新法之弊陛

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不可泥三年不改於父道
之說而當時進言者猶謂三年無改父道欲稍稍損其
甚者公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
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
溺也況太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或曰元豐
舊臣有以父子之議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公起立
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是事遂改之不疑於是立
三省同取旨法立戶部總財用法罷提舉常平官復差
役法復常平法罷青苗錢禁科舉用字說置春秋博士

六十四

宋

元豐

神宗

弊事既除化絃為之一更矣其去小人也王覲言執政
十八人奸邪害政者相半極言惇確韓縝張璪朋邪害
正劉摯朱光庭蘇轍累數十疏言之於是蔡確韓縝相
繼罷相而章惇罷樞密院矣其進君子也自司馬光呂
公著先後入相文彥博平章事而呂公為門下侍郎時
薦孫覺范純仁李常劉摯蘇軾蘇轍王巖叟范祖禹呂
大防梁燾朱光庭諸賢以次擢用元豐八年當是時程公顥
以宗正丞召雖未赴而卒而同知則有范公純仁經筵
則有程公頤翰苑則有蘇公軾君子之氣勢可謂翕合
矣奈何軾與頤同在經筵時軾喜談諧頤持禮法軾每
戲之光庭賈易皆頤門人積不能平乃力攻軾所撰館

職策題議光帝中丞堯俞御史嚴叟右光庭曰陶左軾
惟諫官王覲之論得其平日學士命辭失當小事也使
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邵伯温曰元祐初羣賢聚
朝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
以願為領袖光庭易為羽翼川黨以軾為領袖呂陶為
羽翼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而羽翼
尤衆時退元豐人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而諸
賢不悟自分黨相攻惟呂大防秦人龔直無黨范祖禹
蜀人師司馬光不立黨至紹聖間悉以為元祐黨人盡
竄之嶺外可哀也哉初文彥博致仕呂大防相劉摯中
侍郎欲引用元豐人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曰此人若返

大四五十一
小四五十一

宋史一

十六

神和判

豈肯徒然而已人臣被禍不足言所惜者朝廷宗社也

劉摯右相王巖叟僉書蘇轍右丞軾承旨賈易攻軾軾

易並罷楊畏史侍御攻劉摯摯罷畏之去摯謀相章惇也

並元祐
六年蘇頌罷亦揚畏攻之以為章惇之地董敦逸監

言蘇軾行愚卿詞指斥先帝太皇曰先帝追悔往事李

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宣仁之慮深矣太皇不豫輔

臣問疾太皇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

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正欲對官

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

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太皇苦言及此有深長

之慮矣異日尚有追發宣仁之姦謀可畏哉此下平結
未止增

太皇崩上始親政范祖禹一疏言之忠懇略曰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可不謹哉太皇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立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

陛下孝道有虧今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故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將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弄破壞邪後日之禍祖禹如見之哲宗之不明可恨也呂大防欲用楊畏爲諫議大夫純仁曰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竟超遷之不知人而且累於私大防之罪大矣畏首叛大防一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上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乞召惇爲相上嘉納之宣仁之丁寧祖禹之開諫殊不切至謾不加省畏之邪說一言即投哲宗之昏庸漢元帝之流也

以上元祐八年朱文公曰元祐諸公大綱是只是多疎所以後來熙豐諸人得以反

剛又曰溫公忠直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數年間只是爭此一事他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

○京畿保甲之法前公做十年方成至元祐溫公廢了深可惜此是已成之事初行時人固有怨言後來做得

成人必安之或問朱文公曰章獻劉不如宣仁然章獻

輔仁宗後來却無事朱文公曰亦是仁宗資質好哲宗

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矣善哉言乎李清臣中書

侍郎鄧溫伯左丞紹述之說清臣倡之溫伯和之二人

之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上意清臣尤力宋之治亂

存亡判於此矣人以汴都為亡於徽宗之宣和不知已

肇於哲宗之紹聖也悲夫呂大防罷紹聖試新進士楊

畏專取策主熙豐者故畢漸首選於是國論一變元祐

之人相繼逐矣蘇轍罷知汝州軾降知英州軾先知張

商英右正言攻元祐人不遺餘力初為開封推官上言三年無改一出五年

不召深以為怨翰林學士范祖禹罷曾布代之章惇相上謂布

曰惇有定策功不比他人哲宗遭人調戲如此宣仁先

知之矣楊畏禮謂惇曰畏跡在元祐心在熙豐首為相

公開路者也畏捍闔立朝至熙豐元祐紹聖每變其說

以投時好人謂之楊三變焉范純仁罷首復免役法奪

先公著贈官羣小請發冢斷棺不許貶呂大防以下轉

惠范祖禹黃庭堅等以脩神宗實錄竄復免役錢弛字

說禁加恩安石惠卿等復蔡確等官變元祐復熙豐紛

紛起矣右紹聖元追咎元祐還西夏侵地罪建議者謀用

西夏開邊又自此始監察常安民言蔡京姦惡且言

紹述之說者實借此名以報私怨託先帝以行茲謀

他事難感陛下之聽移陛下之意唯聞先帝易為感動

安民罷逐雖不足以沮羣小救眾正真御史也紹聖廢

皇后孟氏后宣仁所立也惇追恨宣仁故誣廢孟后以

祝帝後悔曰章敦壞我名節靖康之禍后以廢免宗社

再興后有大功焉天也紹聖三追貶先公著等邢恕嘗謗

宣仁有廢立章惇雖知其妄借此以罪光等再竄呂大

防以下三十五人惇惇疑復用元祐人也校書郎陳

瓘是瓘謂惇曰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先志固已變矣温

公不明先志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驟所以紛紛至今

今當消朋黨持公道庶可救弊不聽追貶王珪以誣大

皇文彦博卒章惇用邢恕為中丞謀盡誅元祐人程頤

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也紹聖初惇下恐元祐舊

人復用日夜與邢恕謀排陷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

誅元祐人謀追廢宣仁惇下自作詔請上詣靈殿宣讀

施行向太后神宗號哭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

此語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上悟取奏焚之

明日京下再奏堅乞施行上曰卿不欲朕入英宗廟乎

抵之他議遂息呂大防梁燾劉摯范祖禹相繼卒于貶

所嗚呼正人受禍極矣惇下上誣宣仁下欲誅諸賢誅

心而論罪浮于曹節王甫之害黨錮諸正人朱全忠李

振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善人天地之紀而絕之若此國

力如捧漏沃焦以救日夕危亡之急方且動色相慶歸

勤王師不論砲石而論安石不論防秋而講春秋

復春秋學

官溺於一和坐待傾覆及粘罕已據太原幹離不已陷

真定兩河咽喉已塞三鎮何待割而後棄哉方且議或

守或棄宜金人曰待汝家議論定我已過河矣邦彥諸

國賊之以和誤國尤甚於敵之以和誤我金人之取兩

河再犯汴皆小人之夷始終佐佑之始也開釁以召禍

及敗也又欲速和以免禍靖康之賣國請降即靖康主

和之人也靖康主和之人即宣和昔開釁之人也誤宣

和者小人之渠魁誤靖康者小人之餘黨也嗚呼祖宗

以仁結民心未嘗妄殺一民以義結士大夫之心未嘗

妄殺一賢者建隆開其源慶曆以後衍其流此治平丁

未以前所以中外治安也自安石行新法而祖宗以仁

結民心之意失矣自司馬光以下凡幾追貶自呂大防

以下凡幾竄死而祖宗以義結士大夫之意失矣章惇

則因安石所未甚者而甚之京黼則又因章惇所未甚

者而甚之此靖康丁未所以一覆而不可支也嗚呼河

東北陝西之民不忍忘君父自宣和迄紹興十餘年尚

然是吾民不負祖宗之仁者多矣士大夫受國厚恩反

忍於降敵忍事異姓忍背君父是士大夫負祖宗之義

者反多也為祖宗之民者知有君民之義而為祖宗之

臣者不知有君臣之義甚矣其可痛哉

此朝並係增廣通畧

卷

